

苏联集体农庄中的新事物 和文学的任务



人民文学出版社

2/24

苏联集体农庄中的新事物 和文学的任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苏联集体农庄中的新事物
和文学的任务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〇〇三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字数：93千

开本 31'×43' 1/32 印张 $5\frac{7}{16}$ 插页 2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定價 (1) 0.50元

本書出版說明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全蘇農業主題文學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莫斯科、列寧格勒、各省、邊區和共和國的散文作家、詩人、劇作家、批評家三百餘人，許多集體農莊主席、拖拉機站站長、農業專家、學者也被邀請參加。

會議由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書記斯米爾諾夫致開幕詞，他概述了蘇聯文學近年來成就與缺點，認為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的新的篇章是蘇聯文學的卓越成就。他指出了青年作家和特寫作家的成績；但他又說，如果不是由於把我們的文學嚴格地分成集體農莊的、工業的等等這種有害的傾向，這些成就也許會更大些。最近一個時期，許多作家完全、或者幾乎完全脫離了整個蘇聯社會生活，脫離了工人階級和城市來描寫集體農莊的生活。我們所有作家的任務，就是創造能夠表現出整個蘇聯現實最本質方面的廣闊的、完整的、綜合的生活圖景。

接着，會議進入了以“集体化農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為題的創作討論，奧維奇金首先做了這個創作討論的專題報告。

在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的會議上，會議參加者就奧維奇金的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會上發言的人很多，有作家、集体農庄主席、學者等。最後，奧維奇金就這次討論做了總結性的發言。

二十九日，根據會議參加者的請求，作家协会組織他們參觀了全蘇農業展覽會，並與先進的農業工作者進行了交談。三十一日，他們會見了蘇聯農業部部長馬茲凱維奇和農業部的其他領導人。

同日晚上，作家协会理事會書記斯米爾諾夫就這次會議的成績做了總結。他說，三天的創作討論進行得非常熱烈和有趣，它揭示了今天農村中的許多新現象並指出了我們作家在表現農村生活上的優缺點。

斯米爾諾夫說，在表現農村的現實生活上，特寫這種体裁獲得了最大的成就。因此，特寫的發展問題在討論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也是合情合理的。

可喜的現象是許多年輕的作家也積極參加了反映農村生活的偉大事業。會議的成功之處就是討論自始至終都與今天農村中的具體任務密切聯系着。絕大多數的發言都表示願意成為黨在提高農業生產的工作上的積極的助手。這種嚴肅的、熱情的對待事業的態度，就是真正

的創作成就的保證。

斯米尔諾夫也指出了討論時所提到的在描寫農村生活的文學中存在的缺點。他說，描寫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與中篇小說還不多，而主要的是，我們的長篇小說作家在表現生活的深度上顯著地落在我們優秀的特寫作家後面了。

斯米尔諾夫覺得，綜合性的發言在討論中顯得少了一些。這是因為對於長篇作品，特別是各兄弟民族文學的長篇作品談得不够，也因為批評家們在會議上表現了沉默的態度，按理說，應當首先由批評家來總結所積累的經驗的。

技巧問題應該談得更多些、更具体些，就像對待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那樣。

斯米尔諾夫在結束他的發言時，再一次強調了會議的成就，並且建議作家協會書記處將這次討論的材料編成單行本出版。

在我們目前出版的這本“蘇聯集體農莊中的新事物和文學的任務”中，除了奧維奇金的報告和會議發言情況外，我們還將“文學報”在這次會議前發表的社論、“文學報”關於這次會議的結論性的專論和作家協會理事會書記斯米尔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文收集進去；同時為了使我國讀者了解蘇聯作家及農業工作者對召開這次會議的一般反映，我們還選擇了一些會前發表

在“文学报”上的文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55年12月

目 次

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苏联“文学报”社论)……(1)

集体化农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

奥维奇金的报告……………(7)

会议发言摘要……………(30)

新的成就的保证(苏联“文学报”专论)……………(75)

描写集体农庄生活的文学……………斯米尔诺夫(83)

会前笔谈

访问奥尔金村的读者……………波涅杰尔尼克
索科洛夫(91)

文学——我们共同的事业……………费森科等(100)

当前的重大主题……………安那托里·卡里宁(121)

伟大的性格还是“中等”的人?…德米特里钦柯
尼古拉耶娃(132)

更深入地发掘集体农庄主题……………马洛夫(140)

不要落后于生活……………涅克拉索娃(150)

写普通的劳动者……………库兹涅佐夫(154)

公式和生活……………维希涅夫斯卡娅(158)

取之不尽的創作源泉

——苏联“文学报”社論

我們的人民是共產主义社会英勇的建設者，他們过着雄偉而沸騰的創造性的生活。我們在劳动中和斗争中所度过的每一个年头，都是艰巨而光荣的歷史路程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今天，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的前夕，党号召人民走向共產主义建設的新勝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紀念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的口号，在我們工人、集体農村的劳动者、科学工作者以及千百万苏联人面前提出了需要完成的任务。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响着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号召：

“苏联的劳动人民！要更緊密地团結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周圍，为建設共產主义社会的偉大事業动員我們的一切力量和創造性的精力！”

苏联人民的生活，他們的劳动、志向和期望，这就是滋育文藝創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共產主义建設已成为苏联文学的主要題材，而劳动人民、新社会的主人和

創造者就是它的主要人物。生活的所有領域都使作家感到興趣和有所教益，但是，自然，在為確立共產主義而進行鬥爭的總的戰線上，每個人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固定的地區的。

許多文學大師把自己的創作貢獻給我們的農村和我們的農民。這是具有十分重大意義的主題。在走上集體化道路的蘇聯農村里，發生了具有深刻革命意義的轉變，就其影響來說，它與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轉變有着相同的意義。農民羣眾的思想意識和心理狀態也起了巨大的變化。我們改造農民生活的經驗有着世界性的意義，當讀到發表在昨天“真理報”上的毛澤東的報告“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時，使人又一次地想到這一點。

蘇聯作家們反映着極其重要的變化，創造了能真實表現社會主義建設熱情的作品。像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這樣的傑作豐富了我們的藝術。生活真實的光芒貫穿在像潘菲洛夫的“磨刀石農莊”、特瓦爾陀夫斯基的“穆拉維亞王國”這些作品中。在現實主義大作家筆下的農村、集體農莊是蘇維埃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們的人物身上，我們可以找到我們同代人的特徵。在他們所描寫的衝突里，我們能知道到處都進行着新與舊的鬥爭。這裡並沒有什麼“本位主義”的題材的限制，——所描寫的農村生活是與城市和工人階級有着各種各樣的聯繫。同時，也結合着農村生活的那些不可重複的、具

有具体歷史意义的特点，表现了農村生活。

我們时代的苏联人民充滿了新的精力去为農業的進一步高漲而斗争。共產党和苏联政府的決議和指示規定了全民努力的壯麗綱領。農村里正在進行着頑强的斗争以爭取集体農庄制度的進一步巩固、爭取農業進一步的机械化、爭取制定計劃的新原則的确立、爭取人民主动精神的廣泛开展。就是所有这些过程使得文学所應該反映的新的題材、情節和冲突得以產生。

人民要求文学真实而使人民信服地表现集体農村的今天。那些从“無冲突論”立場出發來寫成的渲染集体農庄现实生活的書籍，或是失去新鮮感覺的書籍，都是絕對不能滿足人民要求的（要知道这种書有时竟能得到出版的机会呢）。可是另一方面，讀者很感兴趣的是奧維奇金、田德里亞柯夫、卡里寧、尼古拉耶娃和特罗耶波耳斯基的中篇小說、特寫、短篇小說以及其他一些作者的作品，那些作者看見了現代農村的特点，他們站在保衛新事物，反对一切妨碍集体農庄建設的力量的战士的立場來描寫現代農村。这样的一些成功的書籍有着文学所特有的寶貴品質，那就是它們能深刻地去認識现实，能提出新的、具有社会意义的重要問題。但無庸諱言，今天也出現了一些片面地描繪農村，把農村描寫成脫離了社会主义城市的作品。出版了不少灰色的、膚淺的、只是登記登記事情，缺乏鮮明而深邃的形象的書籍。

文学的所有体裁与形式，對於探討集体農村的建設这一極其重要的題材來說，都是有着顯著的意义。既需要富有战斗性的、有顯著功效的特寫，也需要短篇小說、戲劇和詩歌，如果偏重某一种体裁而輕視其他体裁，那是不正确的。特寫在今天能起到良好地發現新事物的積極作用，这当然是好的。可是描寫集体農村的長篇小說、詩歌、戲劇和电影剧本也出版得太少了。我們的作家們應該記住創造不朽的作品的必要性，在这种作品中廣泛而又充分地反映集体農村的生活，表現現代的重大現象和苏联人的偉大性格。

讀者对近年來沒有創作出能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相媲美作品表示不滿，这种表示是公正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新發表的几章已成为輝煌的藝術技巧的典范。讀者們埋怨作家至今未以应有的深刻性和鮮明性去表現我們農村中同时代人們的生活、劳动、內心的面貌和他們那复雜而又独特的性格，这种抱怨是正确的。人民期望得到更多的、有充分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基礎是廣泛的藝術性的概括，这些作品里拥有的不是沒有血肉的影子，而是和人民親近、为他們所了解的活生生的人，这种期望是可以理解的。

文学对这些要求滿足了多少，达到了多少，它該做什么？昨天開幕的全苏農業主題文学會議有責任來回答這些問題。輿論界期待着在这里能進行主人翁式的、要

求嚴格的談話，期待着對重要的創作問題，首先是对表現我們人的多方面的性格這樣一個問題，能做尖銳的職業性的討論。完成這個要求的保證是，創造一種有內容的、同志間的辯論氣氛，辯論應該奠基於對文學現象的嚴肅領會以及對文學問題和生活問題的有機結合的觀察。

人民的生氣勃勃的生活，現在和將來都鼓舞着蘇聯作家去創作無愧於我們偉大時代的作品。

王金陵譯（譯自1955年10月27日蘇聯“文學報”）

集体化農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

奧維奇金的報告*

最近一个时期，關於農村題材的文学我們談得这么多，使有的人不禁會產生一種疑慮：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整個的文学會不會都變成農村文学和農民文学呢？我們會不會用這種方法將我們文学中其他重要的和必需的題材都驅逐出去呢？不，目前我們的文学還沒有“農村化”的危險。相反地，它的危險是：避開農村題材，忽視我們當前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和沖突，忽視我們集体農庄建設的事業。

發生了一個奇怪的、不可理解的現象。在旧俄作家中，有誰沒有寫過農村？甚至很難舉出這樣的人。到了現在，對於一個善於思索的作家來說，農村題材比以前

* 譯文系根據1955年10月29日蘇聯“文學報”上發表的縮短的速記記錄稿譯出。

不知有趣了多少倍，我們社会主义改造的壯麗，正是在農村里这样鮮明地表現出來，我們建設中最困難、最複雜的問題的症結也正是在農村里，——可是文學家中願意寫農村的人反而少起來了。

我們有一些老一代的文學大師，對農村題材不感興趣，他們的理由是他們對農業不熟悉。

但是在生活中却發生着另外一種情形。有各種不同職業的人，其中也有多年來慣居於城市的人，對集體農莊事業“感到很大的興趣”而到農村里去（既不是為了創作出差，也不是為了收集文學寫作的材料，而是去做固定的工作）。我認識不少拖拉機站站長和集體農莊的新主席，在一年之前，他們對農業接近的程度，我們隨便舉例來說吧，也不過像華連丁·卡達耶夫和謝爾蓋·米哈爾柯夫一樣。可是現在你去跟他們談談看吧！現在他們已經是農業方面的“教授”了。只要你願意研究它就行！

最近，農村題材似乎由年輕的作者們“包辦”了。年輕人大膽而堅決地着手來寫農村題材；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然而年輕人的成功絲毫不能替其他許多作家——有經驗的、成熟的文豪們——對集體農莊題材的興趣的淡薄作辯護和掩護；而對那些作家們的要求，老實說，是比對青年作家們更大的。

我們目前的會議有助於吸引作家團體對農村的注

意。

在这个大廳里坐着來自各边区、各省和各共和國的作家。大概，每个作家都热爱旅行（这种热爱無論如何是應該有的）。但是，不論一个作家遊歷的地方是怎样多，不論他是多么好动，他一生中也來不及遍遊各地。因此，我們也許可以互相講述我們所到过的那些遙远的边区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來弥补我們对“其他”集体農庄生活的知識的不足，來聊以滿足我們要看到一切、要親手摸到一切的那种職業性的渴望。

当然，在我們的會議上，也应当用很多時間來談論技巧。如果沒有技巧，沒有从大堆材料中選擇主要的东西的本領，沒有用文字來鮮明地、形象化地描繪的本領，那末，不論一个最真誠的文学家是多么緊密地和生活联系，他的好的意圖可能也只是好的意圖而已。

值得注意的变动

一九五三年九月，苏共中央全体會議通过了進一步提高農業的決議，为普遍地巩固集体農庄，在短期內消滅部分集体農庄的落后，進一步發展所有集体農庄和國营農場的經濟、財富和文化的斗争奠定了基礎。

此后，在苏共中央的四次全体會議上：在一九五四年二至三月及七月的全体會議上，一九五五年一月以及最后一次的七月全体會議上，又討論了巩固和提高農業